



《欢笑的金沙江》第三部

呼啸的山风

李 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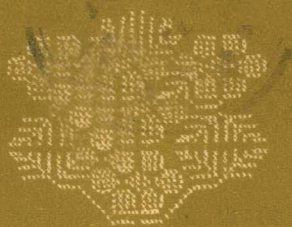


822
4020
3

呼 嘯 的 山 风

《欢笑的金沙江》第三部

李 乔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0065/0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《欢笑的金沙江》第三部。它紧接着第二部《早来的春天》的故事情节，描写我国凉山地区广大的彝族奴隶群众，在党的教育下，觉悟不断提高，坚决英勇地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，粉碎了叛乱分子和匪特的阴谋。小说在表现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同时，也表现了复杂的阶级斗争，以及汉族干部与彝族干部之间、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。

第三部保持了前两部的风格。

插图：王仲清

呼 嘯 的 山 风

书号 1832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22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13}{16}$ 插页 9

196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196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000 册 定价 (3) 1.00 元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832

定 价： 1.00 元

822

属虎日到了。一早，磨石家一个寡妇穿着新衣，头梳得光光滑滑的，拖着黑色純毛織的百褶裙，急急忙忙跑到磨石拉薩家里，脸上現出抑制不住的喜气。

“他大哥，你妹妹今日出嫁。你孀孀命不好，沒有个男人家招呼客人，只有靠你了。你赶紧换了衣服到我家里去，客人已經来了。”

这位寡孀的丈夫和儿子，都在帮助磨石拉薩同沙馬家打冤家时丧了命。磨石拉薩一向对她肯帮助。今天磨石拉薩有重要的事情，他蹲在火塘边，不滿的对她瞪了一眼：

“你要嫁姑娘，为啥子不早点同我說？”

“哎呀，上个月我来告訴你，你不在家。前天我又来，你也不在家。我不是早就跟大嫂說了嘛！”寡孀一边說，一边把质問的眼光移在磨石拉薩老婆身上。

磨石拉薩老婆刚洗过脸，脸上帶有几分紅暈。她搖着两只鑲着蝴蝶的銀耳环，孀声孀气的对丈夫說道：

“上个月孀孀來說，那晚上你从瓦札家回来，我不是已經告訴过你；前天你在管家家里商量事情，晚上回来我不是又說了一遍，你咋个一点記性也沒有？”

磨石拉薩近來整天想這樣想那樣，哪里還記得這件事？他抱歉的站了起來：

“既是這樣，孀孀，你先回去，我回頭就來。”

寡孀不放心，催着磨石拉薩老婆同她一道走。磨石拉薩老婆趕忙打扮一番：上身套上一件藍緞子滾花邊短衫，下身穿起一條綉花百褶裙，脖子上挂着兩串紅色項珠，又替兩個孩子換了新衣，方跟着寡孀匆匆出去。

磨石拉薩目送她們走后，又在火塘邊蹲了下去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四天前，瓦札拉諾帶信給他，叫他在今天先動手干掉村子里的幾個調皮娃子，然後領着人馬配合瓦札家去進攻區上。可是，就在接到瓦札拉諾信時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丁政委突然來到他的家里，問他對縣人委有什麼意見，他當即回答說沒有意見，擁護改革。丁政委又正色問道：既然擁護改革，為甚么要參加喝血酒？磨石拉薩不覺吃了一驚：丁政委已經知道他們所干的勾當了，抵賴不是，不抵賴也不是，弄得十分尷尬。丁政委警告他：叛亂搞不得，要是他破壞改革，人民不答應，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。丁政委帶着幾分激動，同他講了好半天道理。磨石拉薩本來決定跟瓦札家一致行動，聽了丁政委的話，又躊躇起來。丁政委的話是不能不仔細考慮的。一九五三年他同沙馬家打冤家，沙馬家過江去請丁政委派解放軍幫助。丁政委當時沒有答應派兵，只勸沙馬木札同磨石拉薩和解。同時還帶了一封信給磨石拉薩，勸他脫離那些土匪，立刻同沙馬家停止械鬥。磨石拉薩經過多番考慮，聽從了丁政委的勸告，才能安然過到今天；如果當時他執迷不悟，跟土匪混在一起，解放軍渡過金沙江，那他早就完蛋了！磨石拉薩對於這件事記憶猶新。他又想到：涼山的奴隸主，只有他們幾家反對共產黨，能成功嗎？這是大事，不能輕舉

妄动。但他和瓦札拉諾等人喝了血酒賭過咒，哪個不干，就會不得好死。磨石拉薩左思右想沒了主意。前天秘密召集村子里的几个富裕百姓商量，他們认为杀几个調皮的娃子是可以的，攻打区上可不能干。頂好等瓦札家打了以后再說，若是他們打贏，就参加他們干；要是打敗，就不要参加。磨石拉薩觉得这样很好，便采納了这意見。誰知他寡孀今天嫁姑娘……

“阿达，接亲的人来了，阿奶叫你赶紧去！”他的大女儿突然冲了进来，一把拉住他。

磨石拉薩一向疼爱女儿，被她纏住不放，只得站了起来。这时，管家捏着一根烟管也跨到屋里，似乎想要报告什么消息。但磨石拉薩止住他道：“你替我告訴那几家百姓：寨子里来了客人，不能动手！等客人走后，听我命令。”

管家正是为这事找他，听了他的吩咐，便一声不响扭头走去。磨石拉薩换了一套黑緞子衣服，头上裹着黑紗包头，左耳上帶着一颗大紅珊瑚珠，牵着女儿出了門。只見几个黑彝小伙子催着十多个背木缸的娃子，急急忙忙的往寨外走。那些娃子滿头大汗，衣服給水淋湿了，也不顾惜。

“你媽的，快点走！”一个黑彝小伙子生怕去迟了，接亲的人来到了。

路上給水淋得怪泥滑的。一个女娃子心一慌，不觉失足跌倒地上。那个黑彝小伙子看見缸里的水倒了，生气的向她一脚踢了去：

“快点去背！你不背来，我不饒你！”

那个女娃子怀恨的望了他一眼，急忙背着木缸走开。

磨石拉薩走到寨門口，往山路那边一看，果然看見一群接亲的人走过来。人們后面拉着两匹馬，不用說，一匹是給新娘骑

的，一匹是給陪嫁的姑娘騎的。山路兩旁草叢上的露珠，已給太陽曬干了。路上印着麂子的腳印。當那群接親的人慢條斯理的快要走到寨門口時，樹林里突然泼出几瓢冷水，接親人慌忙丟下禮物，四散逃跑。奴隸主家族的男女，不肯罷休，提着水桶，拼命的追逐。

磨石拉薩饒有興致的望着人們在追逐，剛才悶在屋里的一肚子煩惱，早已烟消云散。他張着一張大嘴，笑呵呵的，甚至也想和小伙子們一起去鬧一鬧。

女家的賓客們，似乎早有布置，象趕麂子似的，把那群接親人圍到一塊草地上，“噶哈”、“噶哈”的向他們吆喝。那群接親人抱着头，猛向東面沖過去，不防松樹背後几个水桶向他們舉起來；他們馬上轉回頭往西面沖，西面也有几口水缸在等着他們。他們無處可逃，便解下披毡蓋住頭，擠在一起蹲下去。四周的水向他們傾泼着。那兩匹馬被泼得湿淋淋的，不住的掙扎，肚子下滴着串串水珠。

接親人看看前面缸里的水泼完了，一个黑彝臉上滾着水珠，陡地站起來往寨里沖。那些同來的人，也狼狽的跟着跑，他們終于沖出來了。剛要跨進寨門口，冷不防擠在路邊的那些女家賓客，紛紛把手里的鍋烟子和紅土，向他們的臉上抹去，立刻，那些接親人个个變成大花臉。黑彝們笑得前仰後合，紛亂的擁着那群接親人走進了寨門。磨石拉薩拉着他的女兒，也跟着人們往寨里擠。

“他大哥，你的姑娘交給我。接親的人要進家了，你快點到屋里去接他們。”寡孀好不容易找到了磨石拉薩，一邊對他說，一邊把姑娘拉過去。

磨石拉薩心想，這是很重要的禮節，不能失禮；連忙三步兩

步赶向寡孀家去。寡孀家地上鋪着一层碧綠的松叶，火塘里烧着一塘旺盛的火焰。新娘子和陪嫁的一个女娃子，已經打扮好安置在隔壁一間屋里。屋里只有几个本家老人在招呼。酒罐里噴出一股濃郁的酒香，这是从娃子們身上慘无人道压榨来的。可是，奴隶主們滿不在乎，当接亲的人跨进家时，磨石拉薩用牛角杯滿滿的倒了一杯酒，獻給那个花丽狐哨的为首客人，那个黑彝小伙子从磨石拉薩的手里，接过牛角杯，一飲而尽。彼此对唱起来，一同跨进屋里。大家围着旺盛的火塘，一边不停的传递牛角杯，一边不停的唱酒歌，一群小孩挤进屋里来看熱鬧，把門口阻塞得水泄不通。

这时，隔壁屋里有几个黑彝姑娘围着新娘，唱着出嫁歌。新娘整齐的裹着一个大头，穿着綠色灯草絨大襟衣，紅色百褶裙，嬌羞的低着头，不想离家。母亲在一旁不停的叮嚀着：

“我的心肝，到你婆家去，不能比在娘家了，你要小心身体，吃力費劲的事，尽管叫陪嫁的娃子做。”

这时，那个不願去陪嫁的女娃子，正在嘟着嘴，低着头流泪。新娘的母亲看見她那样子，忍不住罵道：

“今天是好日子，死娃子，你恼嘴啃啞的哭什么？把你陪嫁去不是看得起你？”

女娃子倔强的半偏着头，嘟嚀道：

“我不要哪个看得起！……”

“我偏要叫你去陪嫁，你要咋个？”

若不是客人多，新娘的母亲立即会提起木棒打她几棒。声音刚落，兀的阿罗气冲冲走了进来，背后跟着挖七的弟弟約禾，他瘦筋筋的，背着一支笨重的火药枪，腰上系着一个装火药的小皮包。

“如今要改革了，你家不能拿娃子去陪嫁！”阿罗望了一望屋里，直率的对新娘的母亲說。

新娘的母亲見阿罗竟敢当着客人阻擋陪嫁，瘋子似的大叫道：“娃子是我家的，要卖要送，随我！咋个不能拿去陪嫁？”

阿罗很激憤，臉孔脹得緋紅：“不行！現在娃子有自由了，不能卖，也不能送！”

新娘的母亲想不到阿罗这个娃子，也居然大模大样的敢說这种話，簡直是反了。她豎起两道眉毛，臉孔繃得紧紧的，恶声恶气的质問道：

“阿罗，你奉的是哪个的圣旨？”

阿罗一楞，沒有馬上回答出来。他整天忙着搞生产，对她家的婚事沒有过問。想不到今天挖七領着几个民兵，赶着馬匹送粮食和布匹来到他的家里。挖七問起部落里的奴隶主有什么活动，阿罗回答說有一家奴隶主嫁姑娘，挖七連忙追問：拿什么陪嫁？阿罗回答不出来。这时，恰好挖七的弟弟約禾背着火药枪跑来，便搶着回答說：奴隶主拿女娃子陪嫁。挖七不听則已，一听禁不住跳起来：“咋个能拿娃子陪嫁？你这个民兵队长为啥子不管？”阿罗連忙止住道：“挖七，你不要罵他，这是我的錯。走，約禾，我两个去根究她！”于是，約禾同阿罗赶紧一齐跑来阻擋。約禾現在見阿罗一时沒回答出，便理直气壮的答道：

“我們奉共产党的命令！如今要改革了，管你黑彝、白彝，哪个也不能拿娃子陪嫁！”

新娘的母亲眼看說不过这两个娃子，便一头跑到隔壁屋去了。不一会，磨石拉薩象一块大石头立在門口，脸色阴郁得可怕，两道凶恶的眼光釘住阿罗和約禾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屋里頓時充滿了紧张空气，連那个女娃子也不敢哭了。阿罗和約禾頑强的

站在屋里，好象沒有看見他。磨石拉薩釘了一会，輕蔑的問道：

“你們要咋个？”

阿罗为了避免当面冲突，按捺住心里的气憤，說道：

“你参加过各族人民代表大会，又是县协商委員，难道你不知道不能拿娃子去陪嫁？”

这道理，磨石拉薩当然是知道的，只是現在他故意装做不懂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只曉得拿娃子陪嫁，是几千年来的老規矩，哪个也不能阻擋！誰要是阻擋，我就对不起他！”

約禾毫无畏惧的冲向磨石拉薩面前，拍拍胸膛怒叫道：

“我就要阻擋！你不服，到区上去讲。”

这个餓得精瘦的娃子，今天对黑彝也敢这样无礼！磨石拉薩摸了摸腰上插的手枪，真想拔出来打他几个窟窿才解恨。可是，正在这当儿，他的管家慌慌张张跑进来，挨着他的耳朵，低声讲了一句什么，他那摸枪的手，忽然癱軟了下去。

他变了一副态度，对約禾說道：

“好，明天我到区上去讲，你們出去！”

約禾过去一把拉着那个陪嫁娃子，說：

“走！我們走我們的。”

新娘的母亲料不到他們真的就走，急的跑过去拖住女娃子不放：

“这是我家的娃子，你不能拉！……”

約禾忿忿的說：“你問問她，她願意在你家，我就不拉；她不願意在你家，我就要把她送回去。”

新娘的母亲哭喪着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女娃子大声連說不願意在奴隶主家，約禾和阿罗撇开黑彝婆娘，拉着那个女娃子大

步跨出門去。磨石拉薩望着他們的背影，气得咬牙切齒。

阿羅和約禾趕回到家時，挖七同幾個聯防隊員正圍在火塘邊休息。阿羅愉快的說道：

“拉回來了。原先他們不但不答應，還凶得很，大概是那個管家跑去告訴磨石拉薩，說你們來了，他才不敢動手。”

阿朱家子笑道：“那麼，我們算是來得對，救了那個女娃子了。”

挖七突地站了起來：

“阿羅，你們把女娃子拉回來，奴隸主不會甘心，不能大意！趕緊在村子里站崗放哨。你們人手不夠，我們幫助你們。”

阿羅看見挖七臉上的汗還沒有干，連忙說道：

“挖七，你們跑了一天，哪能叫你們去放哨？你們休息，我們會派人去。”

約禾是個責任心很強的人，也忙說道：

“哥，站崗放哨的事情，我會去干。你們儘管休息。”

挖七哪里管他兄弟的話，只是說道：

“阿羅，你們先在房子外面挖幾個坑，要是奴隸主同你們干，就可以在坑里抵抗。我們幫你們在村子里站崗，休息不休息，沒啥子關係。”

阿羅和約禾無法拒絕，只好照他的話辦。一時，村里四處站起了崗，挖七和阿朱家子雄糾糾站在磨石拉薩家門前。磨石拉薩見到他們，連氣也不敢出。等到接親的把新娘接走，客人吃了晚飯，慢慢的散去了，他一直不敢動手。

阿羅和約禾領着寨里的民兵挖掩蔽坑，一直挖到晚上。看挖七他們還在放哨，阿羅心里不過意，跑去勸了好一會，才算將挖七他們換回來。

“哈，大哥們，大嫂們，公鸡快要叫了，你們还来屋里做什么？”阿罗想让挖七早点休息，見到屋子里挤着許多人，便向他們笑着說。

一个衣服上滿是补釘的妇女，牵着那个磨石家拉去准备陪嫁的女娃子的手，喜笑顏开的答道：

“阿罗大哥，真是謝謝你。沒有你和約禾，我家苦蕎嫫今天就被人家拉去陪嫁了。”

阿罗慚愧的搖着手：

“你不要謝我，应当感謝挖七。我大意了，不是挖七來說，这事真要給耽誤了。”

挖七忙說道：“感謝我？这从哪里說起！沒有共产党撑我們的腰，我們敢向奴隶主咳个嗽嗎？大嫂，你应当感謝共产党！”

“咋个謝法呢？”那个妇人茫然的問。

挖七接着答道：“你只要对改革的事情多出把力就得了。你干完活路后，到附近村子去串連串連群众，叫他們都来参加劳协会。只要大家团結起来，奴隶主就不敢欺負我們了。”

“挖七，別的我不会做，这个我可办得到。”那妇人气昂昂的，显得非常高兴，“明天我領着我家苦蕎嫫就去——”

苦蕎嫫穿着一身新衣，低着头，两顆眼珠黑亮亮的，脸上現出两片紅暈。她的母亲一說，屋里的人紛紛都說要去串連群众。阿罗笑着說道：

“不要大家都去嘛，劳协会的工作多得很。今天挖七他們把共产党发給我們的布匹和粮食送来了，你們会縫衣服的，明天来帮助縫衣服；不会縫衣服的，帮助割草，砍木头，給我們的兄弟姐妹們盖房子。”

“阿罗，明天我来砍木头！”

“阿罗，明天我来割草！”

人們热情的爭着报名。一个滿头白发，脸皮皺得象一个干桔子似的老头，眨巴着两片低垂的眼皮：

“阿罗，我也要参加。我現在先問你：共产党发給我們的東西，以后要不要还？”

阿罗不由得嘿的笑了起来：

“木梭，前几天我同你讲过，不要还。你为什么总是担心要还？”

老头聳了一聳两道长眉，不放心的說道：

“阿罗，我听得奴隶主說：‘天下哪有白給人家東西的？人說共产党这陣不要还，以后要加本加利的还，还不起，就要拉走。’我問你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一語未完，屋里的人都哄笑起来。阿罗想不到奴隶主会这样造謠。以前共产党的东西沒有来时，他們說共产党帮助奴隶是假的，奴隶解放出去，一定要餓死！如今东西馱来了，奴隶主又这样造謠。阿罗耐心的答道：

“木梭，奴隶主的話能听得，太阳也会从西方出来了。以前共产党发給我們的粮食、衣服、农具，你看，要哪个賠还没有？”

老头搖了一搖頭，那蓬长头发遮盖了他的眼睛。阿罗接着說道：

“沒有。这是他們的阴謀詭計，这些吃人的奴隶主，他們吃人不吐骨头，現在还想再吃人！”

挖七背着枪，把两手抱在胸前說：

“乡亲们，共产党起初到我們地方时，我們那边的奴隶主也造过这样的謠言。那时我也很害怕那些工作同志，他們送我东

西我也不敢要。过了許多日子，我看他們天天幫助我們干活，一点东西也不吃我們的，才知道他們同国民党不同。国民党是老汉人，他們是新汉人；国民党的人来，只是要东西要銀子。这些新汉人来是幫助我們翻身，要使大家都有飯吃，都有衣穿，都过好日子。奴隶主胡說八道，要我們不听共产党的話，永远当他們的娃子，你們不要上他們的当！”

不等挖七說完，一个中年汉子答道：

“丁却波来这里同我們讲时，我們就明白了，不会上他們的当！”

那个老头看大家都不信奴隶主的話，顛巍巍的說道：

“阿罗，既是这样，明天你分給我一份活路，大家做，我不能坐着不管。”

阿罗不好拒絕，說道：

“你明天来了，能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今晚夜深了，你回去睡觉吧！”

老头一搖一晃的走了出去，大伙也跟着散了。只有勒格留在屋里，瞧瞧阿罗，又瞧瞧挖七，似乎想說什么，但又不开腔。因为是熟人，阿罗沒有管他，走到屋角抱起一堆松叶撒在地上，准备让挖七和几个联防队員睡觉。阿罗老婆怀里抱着一个睡熟了的孩子，望着勒格褲子破得連屁股也要露出来，忍不住說道：

“勒格，奴隶主家嫁姑娘，他家的人都穿了新衣，你一天忙到晚，为啥子不給你一件新衣穿？”

勒格給这話刺得又痛又羞，一句話也答不出。是的，他一天到晚在奴隶主家帮忙，別說新衣，連飯也难得吃飽。尤其可恨的是，他服伺磨石拉薩多少年，磨石拉薩早就答应帮他安家，却至今还是一句空話。

阿罗老婆看他飞红了脸，又羞又恼，继续说道：

“勒格，你看，大家都参加劳协会，你也出来同大家干吧，你要粮食，分给你；你要衣裳，我缝给你。”

勒格眼里透出喜悦的光辉：

“我明天来。阿罗大哥——”

“啥子？”阿罗看他想要说什么，便转过头去对着他。

“磨石拉薩同几个富裕百姓，前天在管家那里，不知商量什么。今天挖七领着联防队一到，他的管家又赶忙去报告，你们要小心！”

阿罗今天看见磨石拉薩的管家鬼鬼祟祟的，心里早有些疑惑。他低声对勒格道：

“勒格，娃子同娃子是一家人，奴隶主有什么破坏活动，你要赶快来报告我们。”

勒格答应一声，便走了出去。几个联防队员走了一天，又站了一夜岗，都有些累了。他们舒舒服服躺在那些松叶上睡了起来，挖七却蹲在火塘边上不知在想什么。

“阿罗，勒格刚才说的，你要留神。昨天我到区上去，周队长告诉我们：奴隶主会闹事，叫我们赶紧准备。老李怕你大意，特地叫我们今天送东西来，要你加强注意。我弟弟年纪轻，不懂事，你要帮助他。”

阿罗整天只顾忙搞生产，对奴隶主有些麻痹，心里很抱愧。

“唔，我大意了。挖七，今天晚上四处都站着岗，你放心吧！”

挖七却接着说：

“阿罗，周队长还说，共产党发给我们的东西很多，专区的骡马很忙，不能替我们完全驮来，要我们去驮一部分。老李叫你调

查一下养馬的人家，准备去馱东西。”

阿罗一口答应。一再催促，挖七才走到那堆松叶上躺下。

阿罗同他老婆坐在火塘边，不断加木柴。挖七他們沒有被盖，他要把屋里烧得暖暖的，讓他們好好睡觉。不久，挖七他們响起了鼾声。阿罗背起枪，輕輕走出門去。他走到磨石拉薩家門前，听了一听，他家里沒有有什么动静，便又走到磨石拉薩寡孀家門前，在那里他遇到巡視崗哨的約禾。約禾劝他回去休息，阿罗仍不放心，又四处看了看，才带着一身寒气，轉回屋里。这时老婆抱着孩子也睡着了，火塘里的火已經熄灭。阿罗重新烧火，烤着烤着，便倒在老婆身边躺下来，一会，也入梦了。

“阿罗大哥，阿罗大哥！”驀的，屋外有人敲門。

阿罗正在梦中，那人又放开喉嚨大声叫喊：

“挖七哥，挖七哥！”

連連的敲門声，惊起了山寨里一陣狗吠。

挖七突然从梦中醒来，揉了一揉眼睛，向門外問道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我是約禾。快点开門，有人来找你。”

接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：

“挖七，赶紧……”

这是金古阿略的声音。她半夜三更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挖七最初疑心自己在做梦，但睜眼一看，屋里黑烏烏的，同伴們响着此呼彼应的鼾声，門外叫声又急，他断定出了事，連忙爬起点着一根明子，三步两步跳去开了門，只見金古阿略靠在門框上，汗淋淋的拖着一条撕破的百褶裙。挖七一惊，忙把她扶进屋里。屋里的人都惊醒了，他們看見金古阿略的样子，心弦不觉紧张起来。阿罗老婆添了柴火，屋里頓時明亮了。阿罗担心金古阿略受